

艺术，生活的！

文/吴亚鸿

英国新具象绘画主义最有代表性的画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 1937-)曾说过：

“我想所有的人都应该学点绘画。多少代以来英国人到学校去都没有学习如何视察，大家都可以从我们的生活环境感受到那种缺乏美感熏陶的后果。然而，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因为我们的周围环境决定了我们生活的全部。”

学习绘画，敏锐了我们的视察力和感受力，只有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才能够在自己的生活环境里安排着美丽的事物，否则将会忽略了自己的周围环境，如此一来，将会改变一个城市或一个国家的景观。”

我国资深的著名画家潘国佑也和霍克尼一样，关怀我们的生活周遭。他不忍目睹社会的迅速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所带来的社会与文化的蹂躏和环境的破坏。国佑的艺术理念受霍克尼的影响极深。

国佑说：“在70年代末期离开画坛后，于1985年重新拿起画笔，通过绘画抒发个人的情感。当时想要继续以往的艺术创作，但在开始时却觉得非常艰难。”

经过这些年，对于生活，国佑已有了更深更广的体验和领悟，但在艺术创作上却不知如何去表达。

“对于创作方面，一度感到力不从心，甚至可以说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他说。

有一次，国佑阅读了一篇有关霍克尼的专文，触发了他长久以来所期待的灵感，启开他的创作思路，因而画出一系列平涂式的建筑和风景画，

这些作品是结合了硬边艺术与写实主义的特色。

我国权威艺评家Redza Piyadasa，曾在国佑画集里的评介文章中写道：

“这些受霍克尼影响的早期作品，应被当作是一种尝试性的作品，也是画家自我鞭策，重新建立起信心的过程。”

创作态度一丝不苟

国佑在探索的过程中发掘了自己多年来所居住的家乡——巴生。原来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发挥主题，正有如近代诗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那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欢欣与喜悦，他因此就地取材，开始了另一个创作旅程，作出一些富有本土色彩与生活气息的创作。

他的反映环境课题的作品，充满着诗意，但却又流露一种叫人感到不安的信息。这些作品，评论着人们因为对新的实利主义的追求所造成的干扰状况；评论人们不能体悟人与环境以及过去和现在的更深一层的意义。”Piyadasa个人觉得，无论在绘画形式或是作品内涵，国佑的这些作品都是属于非常杰出的艺术创作。

到国佑的画室去，一边看画一边闲聊，看了他不同年份，不同系列的许多巨作。惊叹的发觉画家几乎把所有的精神与时间全部都放在艺术创作上，从作品谨密的构思，细腻的描绘就可见一斑。像他如此资深的画家，对于创作仍然抱着一丝不苟的态度，看到他对于作品的认真和用心的程度，心里产生钦佩。

潘国佑画展
日期：8月14日至9月3日
地点：VALENTINE WILLIE 画廊



潘国佑作品之一《观景窗上一个马来西亚市镇上的两名游客》。

看他的画时，发现到国佑在创作里，时不时以身边熟悉的人与物入画。其中一幅荣获1994年度Philip Morris艺术大奖的《莎莉安·潘的画像》就是以画家自己的另一半作为主角。画面上有三三两两的舢舨和一艘现代汽艇；在一整片盛开的牵牛花丛中，有一部被遗弃的老爷车伴着莎莉安。

国佑的画面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孩子和一些朋友们，《一群青少年的画像》是其中的一幅。穿上滑轮鞋的少男少女，在一座天桥底下各显身手，让见到的人不免要为他们捏一把冷汗。

透过摄影机观景

因此，青少年成群结队的在街道上、天桥底下、公路上来去嬉乐，忽视自己的安危和生命的珍贵，忘记了“马路如虎口”。

这个系列的创作反映出现今的社会为了充份的发展，忽略了新生代的成长需求和空间。

另一些作品，画家是描绘透过一个摄影机观景窗上所见到的事与物，构思很是耐人寻味。一幅名为《观景窗上一个马来西亚市镇上的两名游客》的画，可以看到烈日当空的一条街上，有两名带着相机的游客。街旁是一间陈旧古老的牌业广告社，贴满了各式各样的牌子和广告字眼。这两名游客，一个面向左侧，另一个正对着前方取景。殊不知，他也被猎入另一架相机的观景窗内。

《韩诗外传》有道：“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项啄而食之也。”当蝉发现螳螂，或是螳螂发现黄雀时，都已太迟了。很少人在摄影时，会想到自己也是别人拍摄的焦点；也很少人在发现他人的缺点时，了解自己其实也有着一些别人都看得到的短处。

传说日本剑圣宫本武藏有一回在庭院里观看两只鸡在相斗，悟到了“在更高的地方，有一对眼睛在看着我们”。我想国佑这幅画，也会令很多观赏者开悟，那就是：“在不远的地方，也有一对眼睛，看着我们、记录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这幅令人赞叹的作品，曾获得1995年Philip Morris艺术大奖。

耀目的蓝色，是国佑绘画色彩的特点。《面具与现代人》，背景有蓝天白云，空旷的原野上，前方有三个现代人，各套上一个面具，掩饰着脸上的表情。其中左右两边

赤膊的两人更是不可思议，虽然光着上身，仍然手持面具遮盖面部。这强烈地说明面具对一些人来说，似乎比衣物还来得重要。中间那西装挺括的一人，佩带着的是一面看似金属制成的面具。金属是坚硬可靠的，可见佩带着对它是多么的依赖。

戴上面具已成为现代人的一种天性，这些面具形形色色，有动人的、恐怖的、体面的、献媚的、矫作的、冷酷的，样式之多令人咋舌，但总是不会比一种隐形的面具更令人震惊，谁又会察觉出一个人是否带上这一类面具呢？

国佑的画透露了个人对生活的体验，对人性的察觉，对环境的关怀和

对自己所在处的充分认知。因此，他的作品很容易让人接受，感觉亲切。

虽然国佑曾留学海外多年，接受的是西方美术教育，但他的绘画作品和创作观念，都不是直接移植于西方的，他的创作还是很马来西亚的。纵观国佑的艺术创作，将他带上创作巅峰的，不是霍克尼式或属任何画派影响的作品，而是他从自己最熟悉的家居环境的一事一物中体悟创作出来的马来西亚写实主义之作。

从国佑的画中，我们看到，马来西亚的天空，是蔚蓝的；我们居住的地方，天空是蓝的。艺术，就在我们身旁；艺术，是生活的！

许祥钟整理

古董，古董，人人只晓得此物仍无价之宝，却不知所谓的“无”价竟然可以达到“天价”般令人叹为观止，匪夷所思。

依井蛙之见的简单逻辑——无价即等于“没有价”，非也！非也！存世稀少，素质高超的绝妙古董，其价值是无法估计的，况且一旦流入拍卖市场，在财力雄厚的藏家竞相叫价的热腾腾气氛下，能以漫天的高价成交，亦不足为奇。

只要货真岂有价不实之理的，真金不怕红炉火，古董的真假正赝，始终逃不过具有一定鉴赏水平的藏家的金睛火眼。混珠的鱼目，若硬说是珍珠，就像用纸来包火一样天真，能蒙蔽到几时！

套句收藏界的名言：一份钱，一分货。3个月前，一辑9件在香港苏富比春季拍卖会上供藏家竞价争投的私人珍藏中国明清官窑瓷器，被形容为“质素最出类拔萃”的明清古玩，便以天价脱手，传为一时佳话。

中国瓷器市道在过去10年来经历过一段前所未有的风光时期，行家则称它为最兴旺的黄金十年，至于这套珍贵的9件珍品竟是10年来出现在市场的最稀有瑰宝，来头不小。

原属一个亚洲私人收藏系列的9件珍品，估价总值达约2千零零万零零(港币6千万元)，结果以约2千680万零零(港币8千零42万5千元)槌定成交，使当时回归在即的东方之珠发出耀眼光芒。

值得一提的是，这9件珍品中，部份曾刷下明清官窑瓷器的最高拍卖纪录，其中4件藏品于1988年及89年分别在香港和纽约举行的苏富比拍卖会中卖出，行家称这4件瓷器为中国瓷器史上的杰作，而自这数件珍品卖售后，一直未见其它与其品质相约的瓷器在市场上出现。

“这些珍品代表着中国官窑瓷器史上最鼎盛的两个世纪，”苏富比亚洲区主席朱汤生说：“能在香港拍卖会上主持这项竞投是我们的无上荣幸。”

珍藏中的明朝官窑瓷器，包括1件15世纪的“大明宣德年制”款青花龙纹棱口洗。这件笔洗呈精巧的棱形状，内绘神态生动的龙纹，而棱形分成十面，每面皆有外绘开光式龙纹图案。

据记录显出，世上只有两件与它类似的藏品，一个同为“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果碗，以石榴花卉纹点缀；另一个则为同时参与拍卖的15世纪末“大明成化

化年制”款青花荷塘纹罐，由于此罐乃首次在市场上亮相，更显得其弥足珍贵。

无论如何，这项私人珍藏官窑瓷器拍卖最受注目的，应首推一件曾属保罗柏纳(PAUL BERNAT)收藏系列的极品——清乾隆珐琅彩黄地开光式胭脂山水图碗。

这珐琅彩黄地胭脂山水图碗的瓷绘，内侧画有双钩折枝红白芍药，用笔流畅工细，设色浓淡有致，婀娜多姿，颇有风采。碗外5面开光式的胭脂山水图，构图为山麓小丘和茅舍凉亭，并有一书生与侍从于山径、小桥间漫游，或策杖携琴，或放棹归来，好不逍遥。

鉴于这碗是在北京故宫上彩，固拥有它专有的蓝料乾隆年款，为纪录中唯一有此点缀的瓷碗。这只珐琅彩胭脂碗是由伦敦古董商，以港币2千147万元(逾716万零吉)购得，而成为迄今最高价的清瓷器。

另一对也曾是柏纳珍藏的“雍正年款”粉彩过墙枝蝠桃纹碗，每只碗的内外皆绘有象征吉祥的蟠桃和蝙蝠，取“长寿”、“五福临门”之寓。

同样的题材——蝠桃瓷绘，却予人不同的视觉感受，曾属VAN SLYKE收藏系列的一只罕贵大盘，完美的粉彩绘瓷水平更属无与伦比，为同类瓷器中唯一拥有如此巨大形状和高雅设计的古玩。

另外几件珍贵瓷器，还包括一个明式“大清雍正年制”款青花莲瓣口瓶；一件康熙款红釉缠枝花卉纹双耳扁瓶；以及一件康熙款红釉缠枝花卉纹双耳扁瓶。

以下为苏富比香港春季拍卖——私人珍藏中	
项目：	
清雍正	粉彩过墙枝蝠桃纹大盘
清雍正	粉彩过墙枝蝠桃纹碗(一对)
清乾隆	珐琅彩黄地开光式胭脂红山水纹
清康熙	珐琅彩胭脂红地花卉纹碗
清康熙	矾红缠枝花卉纹双耳扁瓶
明宣德	青花龙纹棱口洗
明宣德	青花缠枝花卉纹碗
明成化	青花荷塘纹罐
清雍正	青花缠枝花纹莲蓬直口颈瓶